

屈原故里寻屈原

陈宁

穿着是鲜艳的,当地特色的舞蹈舞师是喧闹的,还有塞入我们手中的那个脐橙也是黄澄澄的……与重庆相邻,这里的确有几分巴蜀之地的热辣直率。

年复一年,这个地理上“与世隔绝”的村庄不断地吸引八方来客,人们怀着朝圣的心,循着一位遥远的先辈而来。位于湖北省秭归县西北边境的乐平里村,被认为是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故乡,因此,她也被称作屈原村。

相传公元前340年,屈原就诞生在这里。秭归为屈原的诞生地,最早源于东晋袁山松《宜都山川记》:“秭归,盖楚子熊绎之始国,而屈原之乡里也。”北魏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里也引用了袁山松秭归说。唐代文学家沈亚之在《屈原外传》引《江陵志》说:“屈原故宅在秭归乡,北有女须庙,至今捣衣石尚存。”

沿着一段山道拾级而上,我们的目的地是屈原庙。据传这是自唐代以来就修建的庙宇,栉风沐雨,风采风流犹在,现仍保留“三闾八景”遗迹,与那些不朽篇章交相辉映。

诗社

走完山道,我们在屈原庙前的空地上稍作休憩。

眼前,是屈原雕像,遗世独立,一棵亭亭如盖的黄连树相伴;远眺四周,青山巍巍。我就是在这里,偶遇了黄家兆老人。

提到乐平里与屈原,诗是绕不开的话题。这里依然保留着纪念屈原最古老的诗社——三闾骚坛。相传明清时期,乐平里的一批乡绅、贡生、秀才自发组织成立骚坛诗社,绵延400多年,留下了百余位明清时期诗人的诗稿,从清嘉庆以来的历任社长都有名可查。

这个偏僻的村子何以与诗紧紧相依数百年,至今仍以诗社出名?更令我诧异的是,如今三闾骚坛的成员纳入了不少当地农民,他们热心农事,也醉心创作,是什么在支持他们?

只有小学文化的黄家兆谈起与屈原的渊源,如数家珍,他自豪地认为:“我们与屈原同山同水,便会有相通的情感。”

的确,屈原的作品传承创新了“赋比兴”的传统,摇曳着花草万物——

汽车行驶在蜿蜒的盘山路上,目之所及,是绵延青山、悠悠碧水,还有或远或近的农人农家……同是看山看水,荆楚风光更显险峻壮阔,和婉约的江南大为不同。

多元的风光,一如“诗祖”屈原的作品,瑰丽多姿、雄奇浪漫,亦如他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,留下的丰富印记,他的诞生地秭归,淳朴自然;青年时期为官的荆州,质直厚重;流放时的湘西,神秘丰沛;投江的汨罗,浩渺无边……

究竟,什么才是屈原真正的模样?为什么今时今日,屈原的“求索”“爱国”精神依然润泽一方水土一方人?初夏,我们跟着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主办的“寻根诗祖·问道宜昌——中国文化记者宜昌行采访调研活动”,行走在长江边的秭归县。

这座小城,被视作楚文化发源地之一,壮丽的母亲河畔,一条名为香溪的支流,孕育着一个叫乐平里的小小村庄。

寻访屈原,就从这里开始。

乐平里

初次听到“乐平里”三个字,不免觉得有些亲切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,“乐”与“平”都是极为令人欣赏的。我们向往辛弃疾《清平乐·村居》里淡然美好的意境;也认同孔夫子“智者乐水,仁者乐山”那般对智慧和仁德的深刻体悟;更钦佩于苏东坡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泰然自若……

可“乐平里”又是陌生的。翻开中国的版图,甚至是湖北省地图,她都只是一个非常小的点。

要来到这里并不方便,走完高速公路后,是一段曲折的盘山路,一个小时的路程不算平坦,好在风景灵动迷人——每绕过一个弯,就像打开一幅幅出自不同流派的山水画,时而“巫峡两岸水悠悠”,时而“峡到西陵气混茫”……

也许,千百年后的我们难以定论,究竟是屈原、李白、杜甫、孟浩然、陆游写就了千里江山,还是巧夺天工的大自然画作了如梦如画的诗句。

大巴终于停下。

走过一座不长的索桥,村里的小广场上,乐声悠扬,一种浓烈的情情扑面而来:村民的

故乡的河

也木

故乡的河,倒映着日月星辰
在父母身上,在我身上
流过。昨夜今晨,一路流淌
改变了的,是她的速度和长度
改变不了的,是她的颜色和厚重

故乡的河,藏着包容与爱
如清风拂面,蜿蜒至心间
传递至四方,驮载着亘古的基因
不饶人的岁月,不磨灭的记忆
一路远行,涓涓细流,终成海的模样

故乡的河,是命脉和乡愁之根
是参天大树营养汲取之源
如今,故乡的河越走越遥远
而流经城市的河已然长大
大到可以从故乡的河面上游过

村庄的老路

毛长明

那年,村庄的老路丢了。这本来是轰动全村的一件大事。可是,居然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。或者说,人们发现了,也关注了,但也别无他法了。

这件事大概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,具体哪一年,我记不清了。村里要安装自来水,水管要经过村庄,经过村庄的方式,别无选择,就是挖路埋管。把进出村庄的几条石头路从中间挖开,将水管埋入路底,然后再填埋石料,接着用水泥浇筑路面。

这也是村庄的一件大事,许多人都很兴奋,终于盼到了自来水,终于不用到水井或大溪里挑水了。这是多好的事啊!与此相比,老路存在的价值,似乎没那么大了。工程动工时,村民只能听从技术员和泥水师傅的安排,挖路面,撬石头,埋水管,浇水泥,一道道工序,进行得顺理成章。

村庄里的那些老路,年代应该很悠久了。妹妹的公公是位90多岁高龄的老人,他可以证明老路有多老。路面是清一色的溪石,中间一行呈长方形,大小均匀,左右对称,很有规则地组合而成,显得稳固精致。儿时听大人说,中间这行石头是“路心”。爷爷平时喜欢借此训导我们:“走路走路心,读书动脑筋。”

老路年长日久,风吹日晒,不仅人走,牛羊、鸡鸭鹅狗猫等动物也要走。那些石头在岁月里变了颜色,有的发黄发褐,有的光滑发亮,有的磨损变形。这是被一双双大大小小的脚打磨出来的底色。被牛蹄踩过的石头,有的歪斜着,有的已松动。人们大抵可以从中判断出老路的年代时光。

那时,我每天走着老路去上学。学校办在村庄的祠堂里,我在那儿读小学四、五年级。从家里出来,走的是一条石头路,路宽约一米多,两边是一座座房屋。没有正式的路名,笼统叫前岗路,有一段坡度的叫前岗岭。下坡,路经卫生所,拐过书院埂芽,就到学校了。我的脚从每块石头上踩过,每块石头都有我的鞋印足迹。哪块石头牢固,哪块石头松动,我心里有数。

那时的老路是多么幸福。一群群小孩在石头上跑过。在石头路上跑步的速度与泥路不一样,不小心会绊倒。但小伙伴们已经习惯了,一个个轻盈矫健,跑得快,如履平地,跑得气喘吁吁,上气不接下气,第一名靠在泥墙上大口大口地喘气,等待落后同学赶上来。老路石头听到了我们儿时欢快的笑声。但也难免有哭声,那是个别小孩走路不慎,摔倒在石头上,摔痛了手脚,严重的还摔破流血。模糊的泪水里,夹着对石头的怨恨。大人安慰小孩的办法,就是哄骗:“这该死的石头路,我要用锄头把它挖掉。”小孩听到大人要挖路,也就破涕为笑了。

那时的老路知道村庄的秘密。每当春天,村民肩扛犁耙赶着老牛经过老路,走向田野时,石头就知道一年的春耕开始了。田间收割稻谷时,一担担稻谷从老路的石头上踏过,每一块石头都称过稻谷的重量。哪一年丰收,哪一年歉收,石头掂量得最清楚。石头的负重,就是稻谷的总重。家里的许多秘密,老路都掌握。一桶桶井水,带着朝晖或晚霞从老路的石头上挑来,倒入许多家水缸。从挑水的来回次数看,老路知道了水缸盛水的秘密。哪家的水缸已满,哪家的水缸还差一担水。那些石头被井水清洗过几遍,变得油光发亮。

还有更为幸福的秘密,老路替人保密。一对对恋人的悄悄话,被老路的石头听得清清楚楚。当听到一些热恋中的男女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时,石头也觉得害羞。当偶尔发生不快,老路也会替恋人担忧。最后看到肩并肩手挽手走回家时,老路便放心了。轻盈的脚步,如欢快的鼓点,敲打在光滑的石头上,发出清脆的响声。恋人的幸福就是老路的幸福,老路会把祝福送给村庄里所有的恋人。

再后来,慢慢地,村庄再没有一条像样的老路了。村庄里的电瓶车、汽车逐渐增多,经常听到人们嘴边挂着“交通”两个字。两个轮子或四个轮子的车子已不需要老路的石头,需要的是平坦笔直的水泥路。老路的丢失,我多少有些留恋和伤感。没想到,前三年又有了新消息。在村干部工作的妹妹告诉我,村庄被列入浙江省古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,要重新修复一些老路。

村里选了一条3公里多长的老路,把中间的水泥路修建成石板路,以便车辆过往通行。我知道,恢复老路已不现实,重做石头“路心”更不现实。但总算路上有“石板”了,与水泥路面相比,已经接近“路心”了。老路的丢失是村庄发展的需要。但也不否认,我们很多时候,往往踩不到“路心”,丢失的不是石头路,而是村庄的“路心”。如今,那颗丢失的“路心”又找回来了。

初夏时节,万木葱茏。走在修复过的新路上,我感到古村的脉搏在跳动,新韵的气息在律动。

我百感交集,思绪万千。原始的老路已少见,新路的感觉也不错。我知道,家乡的老路没有丢,还在村庄与人朝夕相处。只不过如今变了模样,老路不老,路心尚存。

艺境



浙江省第十五届美展巡礼

中国书画奖《天下大同,万国咸宁》李杨

恋上书香瑞安

邵定美

祖朱元璋“如山珍海错,富贵家不可无”的赞美,既是宋韵曲艺之高峰,更是13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文学作品之一。列入省非遗项目的瑞安高腔,有“南戏活化石”之美誉。在书画领域,瑞安人从不缺乏“焚香点茶,挂画插花”的文化趣味,这里有蒙元皇室趋之若鹜的界画第一人王振鹏,有七岁以善书人翰林的明代书宗姜立纲,有曲阜孔林孔子墓碑“大成至圣文宣王墓”书写者黄养正……作国画、习书法,乃至听鼓词、斗蟋蟀,宋韵种种雅致生活,瑞安人一样也不少。

这是一座山水形胜、鸾翔凤集的城市。黄公望追随金月岩结蓬莱庵于圣井山西侧,并以神来之笔绘就了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首的《富春山居图》。袭封康乐公爵位的谢灵运,游赤石、进帆海、登仙岩,使瑞安成为中国山水诗的发源地之一。唐朝奇士马湘亦曾在西岷山上观星凿井、筑炉炼丹,并在岷崖上留下了“蜀向人间作酒庄”等题刻,吸引历代文人骚客争相登临而留下无数为壮观的逾百诗篇。此外,乘木浮海入集云山面壁十年的藤萝

可听说屈原故里一直保留着“三个端午”的习俗。一打听,当地百姓津津乐道,讲述起这个在他们眼中堪比“过年”的节日。

在秭归县,人们往往从农历四月底就开始为端午忙碌——泡糯米、杀鸡鸭、扫庭院、备锣鼓、修龙舟……到了五月初五“头端午”这天,人们开始包粽子、煮鸡蛋、吃大蒜、喝雄黄酒,把白艾和菖蒲用红纸条扎成束后悬挂在门前。

农历五月十五这天被称作“大端午”,各家各户备下佳肴接女儿、女婿回家同享,人们划龙舟、投粽子、办诗会,一直持续到农历五月二十五日“末端午”,前后长达20天。

热闹而不失庄重的氛围中,祭祀屈原是当地端午习俗中多次举行的重要仪式。

在当地,每逢龙舟竞渡,舟下水前的“龙舟披红”仪式,第一个环节就是要祭祀先祖屈原;正式开赛前,人们又将龙船划至江心,向江水中抛撒粽子,特殊的祭祀仪式世代相沿至今。

还有人饶有兴致地和我们介绍起秭归的粽子,三角形的粽身,寓意屈原棱角分明、不圆不滑、忠贞不移、刚直不阿的品质。至今,乐平里还流传着一首《粽子歌》,简单的歌词,正是屈原人格和遭遇的真实写照:

“有棱有角,有心有肝,一身洁白,半世熬煎。”

读过、听过这些民间习俗,我们仿佛穿越历史烟尘,感知汨罗江畔的屈原,听闻楚都沦陷之时,心中是何等的悲愤;我们也仿佛看到,屈原投江自尽后,沿岸百姓引舟相救,并向江水中抛撒食物的动人场景……屈原与端午的渊源,更是沿着滚滚江水,流向大江南北。

“四时八节”,节气是自然节律变化的标记,更是文化和历史积淀的集合。年年岁岁,身处各地的中国人,都选择在龙舟竞渡和粽叶飘香之时保留这些传统,为了纪念屈原,更为了延续那心系苍生的情怀、刚正不阿的品性。

我们拾级而上,最后抵达村子的至高处——屈原庙,诗社的成员身着长衫,在当地一位非遗传承人的带领下吟诵祭祀。每逢端午时节,诗社成员都要聚集于此,完整的吟诵往长达一两个小时。

来自天南海北的我们,未必能直接听懂方言颂词,但我们又分明看见字里行间、青山两岸、长江之畔,无不浸润着依然鲜活的爱国主义精神。

烦。虽然那次我下单挺多,但花费不算多,满满的收获感。收获了美丽心情,也收获了新鲜知识、他乡情义。以后每一年,若是想送人清凉,送人祝福,便会想起她家的扇子,像瘦西湖的风那般自然,穿越而来,无遮无挡。

第三把,签名扇。和文化好歹接触了十几年,在小城认识了一些文化人。他们中,有人诗、书、画皆通。于是,夏天被他人想起,某一天收到欢喜的字、欢喜的印,自带个人气息,卷起一片文心。这一把扇,就是古诗词中的故乡,就是那些不为人知的僻远村庄。扇面展开时,袅袅炊烟起;扇面收拢后,思绪不经意便飘向了岁月之远。

又是一个红红火火的夏天。我在上班的路上,在下班的途中,遇见不同的人拿着不同的扇,扇子里外是各自的生活表情,也许艰难,也许劳苦,也许疲惫,却都包含着向上的希冀,好比亘古不变的月升、日起、星耀。

花朵是大地的眼睛,成长是精神的皈依。我拿着时间这把剪刀,又一次端坐在一把扇子面前,裁裁剪剪过往的片段,如同把一个个浮躁、焦虑、虚假的我装进涌动的暗流,迎来扇意。

人讲人情,扇有扇意。每年夏天,都想对扇子,说几句心里话。这些话,是和我有关的,扇子的往事,今昔的感悟。

第一把,麦秆扇。三十多年前,月明星稀,在旧屋的平顶,熟悉的院内,奶奶握一把,爷爷握一把,父亲握一把,母亲握一把,我也握一把。那时候,蚊子多,青蛙在百米开外的稻田里早早登场,中气十足,提示一天的暑气渐消,劳作的心灵通往驿站。停靠,停泊,停下。而手中的轻摇没有停止,轻挥,快拍,抑或片刻停留,都是扇子的状态,也是夏天生动的表情。那样的场景,植入了我至今难忘的民间故事,人生道理,尽管如海天片羽,却也滋生了对生活对简单素雅向往。

第二把,文创扇。四年前的盛夏,第一次到扬州。酒店放好行李,便直奔东关街而去。多彩的色,古意的街,生活的烟火。那般色、香、味,是我眼中的扬州氛围感。沿着街面走,在一家卖扇子的店面前停下脚步,欣然入内,慢慢兜,细细看,对那些扇子生出莫名的好感。原来,好的东西,都很贵;原来,好的东西,都低调内敛,蕴藏文化。店里有个姑娘很客气,外称三妹。她一一介绍,不厌其

心香一瓣

扇意

郑凌红

当我们头顶油纸伞,脚踏青石板,信步游走在玉海古城的老街上,徜徉于青砖黛瓦的古典建筑之间,时光仿佛瞬间穿越,一幅淡雅而悠远的水墨画卷徐徐展开……千年古县瑞安,诞生在三国孙吴大帝治下的赤乌二年。她北倚“太清仙城”大罗山,原名叫罗阳,曾用名安阳、安固。唐天复二年,几只白色的乌鸦从天空飞来,栖于“邑之冠”集云山的集云阁上。白鸟在古代被视为祥瑞的象征,越王钱鏐获悉后,立即草拟了一份“信息快报”上奏朝廷。正值内忧外患的唐昭宗,以为天垂异象于大唐,于是批示下旨将县名安固改为“瑞安”。

意寓“天瑞地安”的美名沿用至今,且因为历代乡贤名士的贡献加持而愈发厚重灿烂。这是一座书香氤氲、文风鼎盛的城市。一缕书香,绵延千年。这座被一代名儒朱熹誉为“东南邹鲁”的滨海小城有着“耕可致富,读可荣身”的崇文重教优良传统。从帆船走出的“一宿觉”永嘉大师,写下了被西竺誉为“东土

心香一瓣

大乘经”的《证道歌》,是被禅林引用频次超过《坛经》的禅宗经典。以此发端,从北宋邵公屿上最早的私家藏书楼邵振阁,到浙江四大藏书楼之一玉海楼;从永嘉学派思想传播中心仙岩书院,到被誉为近代温州文明启动点的诒善祠塾;从有着“中华进士第一村”美称的曹村镇,到小沙巷口悬挂着“比户书声”匾额的振文坊……这一座座古老沧桑的藏书楼,一所所桃李满园的新学堂,书写着瑞安人诗书继世的璀璨历史,也见证着瑞安城“实学名邦”的名不虚传。

这是一座宋韵流芳、追求雅致的城市。宋韵流千载,瓯风传一脉。在哲学领域,以瑞安先哲为主力军的北宋“皇祐三先生”“元丰九先生”和南宋永嘉学派,首倡事功学说,启迪实学思想,与朱熹理学、陆九渊心学在全国学术界鼎足争鸣,成为宋韵文化的核心要义与精髓。在戏曲领域,瑞安是诞生于北宋中叶的百戏之祖——南戏的核心发源地,素有“中国南戏故里”之称。高则诚所著的《琵琶记》,上继宋元南戏,下开明清传奇,赢得明太